



火色马

HUOSEMA

刘玉栋/著



NLIC 2970654917



火色马 HUOSEMA

刘玉栋/著



NLIC 297065491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火色马/刘玉栋著. —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11.3

ISBN 978 - 7 - 5329 - 3403 - 4

I. ①火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57679 号

主管部门	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	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	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	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	济南英雄山路 189 号
制 版	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	泰安福运达彩印包装有限公司
版 次	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160 × 235 毫米 16 开 印张/15.5 插页/2 千字/225
定 价	27.00 元

序

玉栋又一本小说集（《火色马》）即将出版，嘱我写几行文字。

我却迟迟未能下笔。不是没有话说，而是话太多，一时不知从何说起。

一看到他的文字，就让我想起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山东文坛，想起了那时的灿烂风景。当年活跃的山东青年作家们今天都过了中年，正往老年的路上走着。一代代人来来往往，构成了所谓的时代。

可是在我的记忆中，那样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是不会老去的。大家尽管文字风格不同，志趣不同，却有同样的文学心情，即在攀登之路上无比执著、苦苦追求。那时候，大家对于生活、对于新的作品和新的文风是如此的敏感。多少热望，多少不眠之夜，写满了一页页稿纸。

这就是昨天，生气勃勃清新健康：无数的争论之声如在耳侧，无数的激动聚会刚刚散去……

不过一切毕竟都是过去了。一个始料不及的物质时代说来就来。物质压抑精神、消磨精神。要重现过去的时光，大概只能在梦里、在倏然闪过的一念之中。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或物非人亦非。我们如果稍稍正视就会发现：文学也变得苍老了。

哪怕是最时髦的文字装扮一新，脂粉也仍旧掩不住一道道深皱。

有哪些不曾甘心的中年和青年热血奔流，在为心中的理想奋力一搏？他们在哪里？

这是难忍的、多少有些廉价的伤感。不过我们会时不时地抬眼寻找——如

果我们还有足够的冷静、不那么意气用事和一味颓丧的话，那就不得不承认：即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类似于当年那样的文学青春、那样的真挚和热烈，也同样存在的。

其实蓬勃的生命力永远不会消亡殆尽。追求完美的信念和力量依旧在支撑着这个世界。

这里拿文学做一个衡量指标、做一个观察，令人精神振作的人与事依然显现。比如山东，那些纯粹的坚持者、自我苛刻者，那些在精神上执著如一的人，正在一如继往地走来。

刘玉栋就是这其中的一个。在如垃圾般堆积的文字荒野里，他能够处变不惊，小心翼翼地种植，勤勤恳恳地开拓，一丝不苟，永志不移。他的文字多么干净，意境多么深远，描述多么生动，气息多么浓烈。他笔下的鲁西北大平原上，一切都生气勃发，人喊马嘶，水气氤氲。而今，他的健康和质朴已经生出根须，扎入泥土，茂盛为树，结出了至为感人的艺术之果。

这种向上的气概和积极的心情，让我如同回到了过去，好像再次置身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或中期。这就是我面对这些文字时，总有点不能平静的原因。

一篇篇展读这些短篇小说，细细地读。

它们真的让我回忆起另一个文学时代，并对当下的青年文学滋生出最为美好的希望。

张炜

2010年12月20日

目 录

幸福的一天	《红豆》2004 年第 6 期	1
早春图	《天涯》2004 年第 3 期	15
春旱	《春风》2004 年第 11 期	27
守灵	《芙蓉》2004 年第 4 期	35
乡村夜	《阳光》2003 年第 2 期	45
公鸡的寓言	《长城》2003 年第 4 期	61
怪胎	《橄榄绿》2003 年第 2 期	75
冬枣树下	《朔方》2003 年第 11 期	83
簿冰	《郑州晚报》2003 年 12 月	91
火色马	《春风》2002 年第 5 期	103
春色满园	《春风》2002 年第 5 期	113
给马兰姑姑押车	《天涯》2002 年第 3 期	121
葬马头	《长城》2001 年第 2 期	133
干燥的季节	《长城》2001 年第 2 期	149

火化	《天涯》2001 年第 3 期	165
屠	《雨花》2001 年第 11 期	181
平原三章	《江南》2000 年第 5 期	191
一条 1967 年的鱼	《山花》2010 年第 6 期	205
平原的梦魇	《文学世界》1999 年第 6 期	215
“走向内心的写作”及其突围之路	张丽军、马兵、赵月斌等	227



幸福的一天

这一天早晨，菜贩子马全突然从梦中醒来，有一股说不出的力量压在他身上，让他半天不能动弹一下。后来，这股力量渐渐弱了，他才扭头瞥一眼床头柜，那带夜光的小马蹄表告诉他，此时是凌晨的三点四十五分。要是往日，马全肯定还会缩回脖子，闭上眼睛，再来上十五分钟的回笼觉。可是这一天早晨，马全睡意全无，他醒得很彻底。

醒来之前，马全正做着的一个十分苍凉的梦。梦中，他穿着一身古代将士的盔甲，手擎一柄断剑，站在荒野之中，四周是茫茫的白雪。有一种声音从远处飘来，古古怪怪的，似乎是打了败仗的散兵在荒野上的呜咽。马全就是在这样一种声音中，一下子睁开眼睛。

马全在黑暗中瞪着大眼。那声音千丝万缕，紧紧地缠绕着他。虽然是躺在被窝里，浑身却冷冰冰的，像躺在荒野上一般。就这样过了片刻，马全猛地觉得脸颊上凉津津的。他稍一斜脖子，两道冰冷的水线如同刀片似的划过他的脸膛。这让马全无比吃惊。

马全一下子坐起来。他这才发现，自己的心正被那声音揉搓着，说不出有多么难受。

窗外黑洞洞的。正是夜最深最沉的时候。可每天的这个时候，菜贩子马全必须从暖烘烘的被窝里坐起来，对着黑洞洞的窗户，摸索着在黑暗中穿衣服。更让人难受的是，冬天已经到来。马全一想到这漫长的冬天，心里便怵得不行。要知道，一个人天天黑灯半夜里从热被窝爬出来，得需要多大的勇气。马全想到这里，全身禁不住哆嗦一下。马全发现自己还裸着身子。他瞅了眼旁边，看到老婆和儿子躺在各自的被窝里，睡得正香。他悄悄掀开老婆的被子，慢慢地钻进去。老婆的身子火烫火烫，马全趴在上面，开始还轻轻地抖动着，很快，他感到身子便被烤热了。舒坦极了，马全想着。那缠裹着他的古怪声音，似乎

也正在渐渐消散。老婆在他的身子下面扭两下，突然睁开眼睛，她发现马全趴在她身上，便叫了声：“几点了，你还闹？”

马全又瞥了眼床头柜上的马蹄表，正好是四点钟。马全一下子便耷拉了脑袋，他开始穿衣服。是啊，四点钟了。

马全很不情愿地从老婆身上滚下来，开始穿衣服。正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，马全嘴里啞啞哈哈地响着。他连蹦带跳，不一会儿，便像只老猫似的窜出屋子。外面还是黑漆漆一片，空中繁星满天，马全打开手电筒，一束光便射在窝棚里的机动三轮车上。

对于菜贩子马全来说，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。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儿，马全将像以往一样，度过他极为平常的一天。

马全住的村子叫小马庄，离城不远不近，三十里路。说它不远不近，是有道理的。像马全他们这些卖菜的，如果家离城太远了，就得几个人合伙在城里租间小房住。如果家离城很近，就不用急急火火地起这么早的床了。小马庄离城三十里路，所以马全不必在城里租房子住，但必须得天天四点钟起床，好在他在几年前就买上了机动三轮车。这里的人们，管这种机动三轮车叫三马子。有时候马全觉得，他对这辆三马子的感情比对他老婆的感情还要深。从凌晨四点钟开始，他便跟它形影不离，他骑着它，在五点半之前，赶着城西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，在那里批发好蔬菜；接着在六点半之前，赶到他卖菜的菜市场去，因为这里的人们，有一大早买菜的习惯。在那黑洞洞的菜市场里，马全开始他一天的吵吵嚷嚷讨价还价。只有到晚上，他回到家以后，才能看到老婆晃动的身影。可是两杯酒下肚，一天的疲倦和困意就像潮水般涌上来，更多的时候，他的身子只要是一贴到床板上，便呼呼睡去。他已经想不起上一次跟老婆亲热的时间了。但马全没别的办法，他只能这样拼死拼活一天到晚地卖菜。他有一个刚上小学的儿子，还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打算，那就是他想在三年内翻盖自己住的这趟老房子。那得需要很多钱。但钱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三十岁的菜贩子马全雄心勃勃，虽然一天天的累死累活，但他住新房子的美好愿望却有增无减。

可是这一天早晨，马全骑在三马子上，却无论如何也提不起精神，他甚至

连发动三马子的力气都没有。马全想自己是不是病了，于是把手放在额头上。额头却像石头般冰凉。最后，三马子还是在他身子下面“腾腾腾”地叫起来。

在没有拐上柏油马路之前，路面坑洼不平，车灯射出去的光束时长时短，时近时远。随着车子的颠簸，马全的身子就像水里的鲛鱼，左右不停地扭动着。好在这条路对于马全来说，熟得不能再熟。很快，马全骑着三马子便甩开还在沉睡中的村子，置身在田野里。风也大起来，贴着耳朵嗷嗷地叫，马全觉得这一天凌晨特别冷，他身上穿着的棉大衣，头上戴着棉帽子，以及两腿上的皮护膝，就像一层纸似的，很快便被寒风戳透了。他使劲缩着脖子绷着肉皮，但还是能听到上下牙齿碰到一起发出的咔咔声。

车子一拐上柏油路，马全就伸出脖子“嗷嗷”地吼了两嗓子，他是在向老天爷示威。但声音却像投进水里的土块，立刻被淹没在黑暗中。此时，三马子稳了，马全的身子也稳了，车灯的光束也不再忽长忽短，它直直地指向前方的路面。马全绷紧的肉皮放松下来，开始加大油门。不过，马全的神经稍一放松，刚才那梦中的景象以及那怪怪的声音便乘虚而入。马全的心里又开始难受起来，他突然想到了他死去的父亲。父亲是得癌症死的。他想到父亲痛得从床上摔下来，用牙啃地面上坚硬的泥块。他想起父亲临死前从牙缝里蹦出来的那几个字：人活着，真他娘的苦啊。想到这里，马全浑身打了一个激灵，连三马子都跟着哆嗦了一下子。马全咬着牙骂了句难听的，他是骂自己。要不是开着车，他会在自己头上使劲拍一巴掌的。马全晃晃脑袋，目光开始集中在前方路面上。可是不行，那古怪的声音就像热气似的不断地从他心底升起来。马全似乎听到到处都是这种声音。在马全还没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时，前面的路面上猛地出现一块皮球那么大的东西。马全“呀”地叫一声，他忙拐把。也许是把拐得过急，也许是车轮碾上了那个东西，反正，马全和他的三马子连滚了几个跟头，然后栽到马路下面的水沟里。

风声没有了。车灯灭了。很快，周围便静下来。

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马全睁开眼睛。四周还是黑漆漆一片，不用说，离天亮还得有一会儿。马全开始还以为自己是躺在床上的，他一扭头，看到头顶

上是三马子的车轮和满天的星星。人家说，地上死一个人，天上就少一颗星星，可地上死了那么多人，天上的星星却并不见少。马全不合时宜地想到这些。过了半天，他才意识到刚刚发生的事儿。他像伸懒腰似的举起两只胳膊，然后拢回来，把两手贴在眼前，庆幸的是，两手还是好好的。接着他又扭动一下身子，除了轻微的酸痛外，似乎没受什么损伤。

真是万幸啊。马全想着，从地上爬起来，他看到三马子有一只车轮栽进河沟里。河水已结了一层冰，冰面上白花花一片。看来，凭他一个人的力气，是无法把三马子从水里拖出来的。再说，即便是能拖出来，他也没法把它推到马路上去。也许三马子已经摔坏了，但不管怎样，马全得回到村里去喊人。可这个地方，离村子大概有十来里路了。马全很丧气，这个早晨从一睁开眼睛，就怪得很。马全站在水沟里，盯着白花花冰面和歪在水里的三马子，突然觉得很委屈。多少年了，天天披星戴月，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吵吵闹闹，为了一分钱，也能争个脸红脖子粗。从一大早，把满满的一车菜推进那个黑洞洞的菜市场，到傍晚时，再推着空车从里面走出来。这么多年，说句夸张的话，连太阳都看不见，当然，更感受不到那暖烘烘的阳光了。

不行，得好好地活上一天。马全自言自语。

事情一旦决定，浑身便轻松起来，马全拍打一番身上的泥土，转身爬上柏油马路，他回头瞅一眼躺在黑暗的河水里的三马子，想，你就老老实实躺在这里吧。

马全朝城里的方向走去，让他吃惊的是，他的身子轻松无比，就像风似的向前飘着。这个时候，天空渐渐地变成浅灰色，头顶上的星星也稀了。四周的原野也有了轮廓。远处的村子里，不时地传来鸡鸣狗叫的声音。空气清爽爽的，虽然凉了些，但有一点甜丝丝的味道。拐上一条更宽的柏油马路，车辆也猛地多起来。

路还是那条路，景还是那些景，但在马全眼里，有的却是一种跟以往不同的感觉。迎着朝霞，他觉得这个早晨，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清新，如同刚刚被清水洗过一样。透过悬挂在树枝间的一层薄雾，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城里的高楼。

前面有了公交车站。站点下面，有一些人正缩着脖子跺着脚在等车，从他

们手里提着的饭盒可以看出来，他们是一些上早班的工人。也是一些可怜的人，马全站在他们身后，心里不知道为什么要想。

这时候，一辆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停下车，人们一窝蜂地涌上去。马全站在最后面，他觉得他不该像他们一样往前挤，因为今天，他本来就是为了放松的。挤车也很累，马全想。最后，车下面就剩下马全一个人的时候，马全却站住不动了。不对呀，你不是想好好活一天吗？那干吗还挤这辆破公共汽车？于是，马全便向后退一步。公共汽车晃晃悠悠地走开了。

马全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，是辆白色的桑塔纳。他上车的时候，那司机满脸狐疑，盯着他半天。看什么，卖菜的就不能打出租车了？马全心里想。不过，这司机的目光还是让他非常兴奋，他挥挥手说：“去凤都。”

凤都楼的早点是这个城市最好的，去凤都楼吃早点的人是这个城市中最体面的人。平时，几个卖菜的没事，凑到一块儿说说凤都楼的早点，那也是过过瘾。马全没想到，他的身子往出租车那软软的座位上一靠，“凤都”二字竟然脱口而出，并且是那么干脆，一点也不拖泥带水。马全有些飘飘然，他抚摸着车窗光滑的玻璃，觉得出租车的确比他的三马子要强一万倍，舒服、温暖、亲切。透过车窗，马全盯着外面的车水马龙芸芸众生，猛地产生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，像是飘在空中向下看似的。

凤都楼那四层的仿古建筑出现在面前时，出租车缓缓地停下来，计价器上显示是九块两毛钱，马全把十块钱塞进司机手里说，不用找零了。司机愣了一下，很诚恳地说了声谢谢。马全心里一热，下来出租车，觉得自己似乎高出一截。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。

凤都楼的桌椅板凳也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，上的都是大红的火漆，古色古香，光鉴照人。坐在上面，那是一种享受，服务员都穿着统一的整洁的服装，忙忙碌碌地来回穿梭着。马全坐在那里等了半天，见没有服务员过来搭理他，便有些生气，高声喊道：“服务员。”人们都扭过头来朝他看，那目光躲躲闪闪的，半是惊奇，半是嘲笑。马全这才注意到他穿得这身衣服是多么扎眼。油渍麻花的黄大衣上还粘着没有干透的泥巴，一双破皮鞋龇牙咧嘴的，真是难看极了。马全的脸涨得通红。这时候，一个胖乎乎老头坐在了马全对面。这个

老头面色红润，头发稀疏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，里面衬衣的领子雪白，看上去干净体面。服务员走过来，问老头吃什么，老头很流利地说，一屉珍珠海鲜蒸包，一碗黑米粥，再加一杯热牛奶。服务员又回过头，朝马全抻抻下巴颏，说你呢？马全有些慌张，忙说一样，跟他一样。

服务员扭身走了。马全抬抬头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瞅一眼老头。老头正朝他微笑，满脸的慈祥。

“第一次来？”老头问。

马全点点头。

“噢，”老头说，“这里该常来呀，这里花样很多，一个月你也尝不过来的。”

马全不好意思笑笑，心想：常来，我来得起吗？

很快，饭上来了。马全看到那放蒸包的小笼比拳头大不了多少，里面的蒸包更是可怜，小枣一般大小，那皮儿晶莹透明。马全端详半天，有点不知从哪里下口。

老头倒是自然，吃得非常讲究，只见他把蒸包放入口中，合上嘴唇，微闭双眼，牙齿轻轻蠕动，真是细嚼慢咽。他一睁眼，发现对面马全正盯着他，便笑了。老头喝一口黑米粥，抬头说道：“人生在世，吃玩二字，像我这把年纪，就更没有出息了。但吃也好玩也罢，不管干什么，都得咂摸出个滋味来，你狼吞虎咽，这笼小玩意儿，眨眼就下肚了。你还是不知道它的滋味，那等于没吃过呀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马全觉得老头说得有道理，于是学着老头的样子，夹一个蒸包放进口里，慢慢地嚼，果然，香鲜滑软、麻酥甜咸……各种各样的滋味便在口中化开了。马全什么时候这样吃过饭？在菜市场里，弄上半斤包子，眨眼的工夫就吞下去了，有时候，是什么馅儿的他也弄不明白，他哪还咂摸什么滋味。

老头说：“小伙子进城来找事做？”

马全说：“我是卖菜的。”

老头嘿嘿笑了，说：“卖菜的来凤都楼吃早饭，这可是第一次听说，要不是亲眼见到，打死我也不信。”

马全的脸又红了。他想跟老头说说今天早晨他碰到的这些事儿，说说那个荒凉的梦和那种古怪的声音，说说他的三马子栽进了河沟里。可最终，马全什么都没说，他慢慢地嚼着蒸包，喝着黑米粥，享受着各种美妙的滋味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再抬起头来的时候，那个老头已经没有了。这连那古朴的风都楼也像一团云似的飘走了。

此时，马全正提着一身新衣服和一双新皮鞋，站在天河池的更衣室里。

马全想舒舒服服地泡个澡，顺便换一身新衣服，既然想好好地活一天，那就要活出个样子来。虽然这身衣服花去了他批发蔬菜用的大部分钱，但他没有心疼。

也许是时间的关系，现在，偌大的更衣室里空空荡荡，只有马全一个人在轻轻地脱衣服，里面的澡堂里传来哗啦哗啦的水声，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似的，细细的，很空灵。

马全裸着身子朝里面走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墙角的暗影里坐着一个人，那个人也裸着身子，正朝他吃吃地笑。那人的笑声让马全的头皮使劲麻了一下，好在马全已经撩开厚厚的塑料门帘，走进澡堂。

澡堂里暗了许多，只有门帘上方的一个灯泡亮着，还显得有气无力，散发着昏黄的一团光。绕墙一周的淋浴喷头下面，一个人也没有，池子很大，被一层水雾蒙着，在池子的深处，似乎有两个白乎乎的人影在晃动。马全把一只手伸进水里。水热热的，马全立刻觉得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紧接着，马全抬腿便溜进池子，热水覆盖了全身。马全舒服地“哼”一声，很快就闭上眼睛。

自从天凉下来后，马全就没再洗过澡，即使是天不冷的时候洗澡，也是在家里烧壶开水，拧着毛巾擦擦身子。如今的农村不同于原来了，河沟和水塘都被乱七八糟的东西污染，别说洗澡，就是凑上去闻闻，也把鼻子熏得难受。再说，像这样泡澡堂子，在马全三十年的人生当中，没有几次。因此，当暖暖的水像无数的樱桃小口似的亲吻马全的肉体时，马全幸福得几乎掉下泪来。

这才他妈的叫人过的日子。马全微闭眼，嘘嘘地喷着热气。

马全正舒服着，猛地觉得头顶上有个人影在晃动，便睁开眼。果然，有个

人正朝着他笑。马全一眼便认出来，是刚才那个躲在外面墙角里的人。马全心里禁不住“咯噔”一下。

“舒服吧？”那人声音很柔和，不像什么坏人。

马全点点头。

“就是啊，我一看你，就是那种懂得享受的人，你看你买得那身新衣服，多棒。”

马全笑了，他觉得这人挺有意思。

“搓搓背吧，怎么样？我看你身上泥巴也不少，再说，泡澡不搓背，那还叫泡澡？”

马全犹豫了一下。

“不贵，五块钱。”那人朝马全眨巴一下眼睛。

马全看到这人年龄不大，比自己还要小几岁，并且离得近了，才看出他生着一张娃娃脸。于是马全点了点头。

马全像一条大鱼似的，趴在一张窄窄的钉着皮革垫子的小床上。那小伙子手里的擦澡巾只在他背上轻轻一蹭，他便觉得如同被揭去一层脏皮，轻松许多。

“哇，这位大哥，你身上的泥巴好多呀。”

马全下巴抵着软软的垫子，脸一下子热起来，当那小伙子的擦澡巾划过他屁股的时候，他觉得有些不自在，但的确确实是舒服极了。

“哇，这位大哥，你身上这么长一条新疤呀。”

马全觉得不对，别说新疤，旧疤也没一块，他背上从来就没有受过伤。

于是马全说：“你看错了，那肯定不是伤疤。”

“怎么会不是？”那小伙子叹一口气说，“不过也没什么，你看我身上，大大小小的多少块疤。”

借着朦胧的灯光，马全扭头一看。那小伙子的身上确实是大疤小疤一块连着一块，可以说是疤痕累累。马全很惊讶，这么年轻，哪来的这么多疤？

小伙子很聪明，似乎一下子就知道了马全心里想着什么，便说：“我原来可不是给人擦澡的，我下煤窑，在井下掏煤。不过，有一次瓦斯爆炸，我和工友们被埋在井下，那一次，一下子就死了三十多个，那个黑心矿主，不但没受到

惩罚，每个人两万块钱就把我们这些人的父母妻儿打发了。我看到那些父母妻子接钱时抖动的手和脸上的表情，一下子绝望了，也许你不信，好多人不是因为痛苦和伤心手才抖动，是因为看到那些钱，激动的兴奋的。”

马全哆嗦了一下。

那小伙子接着说，“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愿意见到我的父母，并且我下决心，今后也不再娶媳妇。这样多好，天天无忧无虑，累了泡个澡，喝壶茶，眯一觉，想女人了，就去楼下的‘滴雨美发厅’，一条龙服务，舒服得很。嗯，这位大哥，我看你头发也很长了，不妨一会儿你就去‘滴雨美发厅’，剪剪头发，然后再享受一番。”

说完，小伙子“嘿嘿”笑起来。

说者无意，可听者有心。马全的心忽悠一下，觉得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。平时，在菜市场，几个卖菜的闲下来，讲的净是美发厅的新鲜故事。每次都讲得马全热血沸腾，恨不得立刻就去找一个美发厅。可马全从来没进去过，他舍不得花那钱哪。可今天就不一样了，不是想好好地活它一天吗？那还有什么顾虑？

想到这里，马全一下子从小床上坐起来，就：“好了，我该去冲一下澡了。”

马全站在滴雨美发厅门口犹豫不决。隔着玻璃，他看到里面一个女孩不时地朝他招手。马全故意扭过头去看别处，他的心却在怦怦地跳个不停。他隐隐约约看得出，那个女孩皮肤白白的，留着披肩长发，跟他的老婆可有着天壤之别。可除老婆之外，马全再也没有跟别的女人有过亲密接触，所以他很紧张。他红涨着脸，扭动着脖子，喉结上下滚动，眼睛不安地瞅着不远处的天河池。他猛地看到，在天河池二楼的窗口，刚才为他搓背的那小伙子正朝他眨巴眼睛，像是嘲笑他，又像是鼓励他。

马全咬咬牙，扭过身去，终于推开了滴雨美发厅的玻璃门。那个女孩如同一团香风似的飘到了马全身边。天气都这么冷了，她穿的却是一条黑皮短裙，薄薄的羊毛衫下面，她的胸脯高得如同两座小山，它们轻轻地颤动着，几乎碰到了马全身上。女孩热情似火，嘴唇张开着，艳得就像一朵月季花。

女孩瞅着马全，吃吃地笑。